

# 柏树村、高宅腕及其他

## ——那些昔年的诗人们

■林新荣

集善院位于南滨街道柏树村。始建于元初，原为宋末遗臣陈则翁供奉宋代帝王灵位寄托亡国哀思的场所，著名诗人林景熙也常来此间。后设为陈家蒙童书塾，“南戏鼻祖”高则诚儿时就曾在此读书。

陈则翁(1248-1296)，字仁则，号瑞洲，南滨柏树村人。少受庭训，读经史，习诗文，曾登宏词科。后官至广东副使，是一方名仕。他有一首《和高南轩》：“天地从吾老，麻衣亦可人。乱花空异色，白发不同春。闭雨楼当海，歌书子课晨。一觴破虚寂，却喜我翁邻。”诗中的高南轩系他的妹夫，即高则诚的祖父，因为有这么层关系，儿时的高则诚才会在陈家私塾就读。高南轩的原诗虽已遗失了，但他留下了另外四首诗，其中的《书怀》云：“年过半百耻为儒，万事随流可暂娱。蹈海已怜身世拙，移山堪笑子孙愚。自惊江梦催还笔，谁管齐门独好琴。愁我忽如天地窄，骖驔无复问长途。”两诗相对照，我们可以想象高则诚的祖父是一位饱读诗书却一生不得志的乡野儒生。所以陈则翁的诗里才会既回忆，又劝慰的意味在里面。高的诗里则是惆怅与愁绪。

平阳的林景熙(1242-1310)，字德暘，号霁山，被后人誉为温州成就最高的诗人。宋亡后，他常来集善院祭拜，以托黍离之悲。闲暇时还在陈宅半云庵赋诗咏怀，他有一首《半云庵》：“天地等蓬庐，结庐复何事。一间亦寄耳，况乃寄所寄。我身正似云，于此适相值。买邻不用钱，平分有余地。岂不爱专壑，孤立圣所惧。平生志八荒，泽物乃吾素。我行云不随，云行我复住。出处两何心，得非以时故。造物无全功，苍生竟谁吁。石床坐忘言，各分一半愧。”诗的大意说：天地好比旅舍，你在旅舍中又修建屋舍，那是为了什么？人生在世，本来就像是匆匆过客，更何况被局促在这小小的庵中。彼此身世飘荡似云，适相相遇，幸得结佳邻为伴。偏偏世事变异，不得施行抱负，现退居山林的我们，不能两全其美，像你静坐居室，心怀愧疚。惜乎，因年代久远，半云庵的原址已无可考矣。

高宅腕与柏树村，仅相隔一条小河，为方便往来，后来建造了一座小石桥，世人称之为高郎桥。陈昌时(1281-1335)，字少垣，号物吾，登宏词科，授廉州教授，为陈则翁长子，妻南宋状元周坦弟周挺的女儿。后来，他们的女儿嫁给高则诚。他的诗集里有一首《和高梅庄过水云韵》，高梅庄即高则诚伯父。诗云：“几树寒香浸麝尘，家林风物尚余春。山间松叶寿秦女，世外桃花引晋人。书剑无功非失马，乾坤有道不伤麟。对门竹里弦歌处，后夜书声压水垠。”诗里即体现了对朋友的赞许，又有对隐逸生活的仰慕，还展现了两人的友情。

林景熙却与周挺有交往，他有一首《寄周计院》诗：“海桑变纷纷，秀色见孤屿。山林华发尊，党遂深衣古。独余钧天梦，倚然在岩户。翳翳挂槐灰，沈沈槐雨雨。江涛岂不深，修鳞挂网罟。不知义井船，秋风系何许。”周计院即周挺。陈昌时能娶周挺之女为妻，或许是

林景熙做的媒，也许我们对历史可以作这样的猜想。

高梅庄，名彦，字俊甫，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有一首《晓起》：“富贵浮云休问天，学农生计老归田。寒披岸草霜黏杖，晓系河流冰碍船。江鸟忽飞孤树日，野人初饭数家烟。世间名利空牢落，岂似山僧得晏眠。”晨起的诗人，在江畔漫步，冬天的田园荒芜而孤寂，让一生勤学的梅庄先生心生悲凉，好在仅仅是一种悲凉，此诗，让我们读出了一种胸襟、一种超脱、一种向往，作为一位饱学之士，他的抱负似乎得不到施展，给他的人生留下了缺憾。

陈与时系陈昌时三弟，曾任南康杂造局副使。他和高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从他的《送高则诚赴举兼简梅庄兄》诗里就可看出：“人生当作月中仙，九万风高鹤在天。师友一门兄弟乐，文章独步子孙贤。我怀老退居江左，尔爱飞腾近日边。此去鳌头应早得，翁翁种德已多年。”翁翁，即老翁，这里指祖父或者祖上。细读全诗，你会体验到一份慰勉、一种倾慕、一份期望，以及淡淡的惆怅。特别是最后两句，意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祖上余荫之下，一定能够取得功名的。此诗既送高则诚，又寄高梅庄，体现了三方深厚的情谊。

陈挺(1529-?)，字佳传，号筠川，明代嘉靖年间人，可说是高则诚的隔世铁杆粉丝，双方虽相隔200多年，却对高则诚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生一共为之写了六首诗。他的《吊高则诚》：“柔翁道望重吾乡，遗构无存故址荒。滴雨疏花秋浙浙，宿鸥寒树月苍苍。清明墓道人非昔，癸丑兰亭帖已亡。安得同盟二三子，为公立碣表书庄。”从“遗构无存故址荒”一句看，此时高则诚的家园荒芜了，子孙散居各处，清明来烧纸的人都不多。一番感慨之后，他又写了《吊高则诚后篇》：“世事堪怜似转蓬，先生遗恨渺无穷。大成乐赋台金掷，至正功名吕枕空。独有荒墟还夜月，更无卧柳可春风。堂前燕子谁家去，日自西斜水自东。”读此诗，意境更加的萧条凄清。

某日陈挺过高宅腕，又留诗两首，其一：“路名高宅腕，里并盛家庄。盛氏无从问，高公亦已亡。短墙非古迹，啼鸟自春光。又见隣为圃，清风小麦黄。”其二：“路名高宅腕，人比谢公墩。草木文章色，烟波涕泪痕。孩提知姓氏，大用屈胡元。一二云仍在，飘零何处村。”其一是说，如今，高宅腕已经并

入盛家庄，自高公故去后，屋舍无存，人们也已不记得他了，高宅腕里，只有一年年不变的小麦，还在清风中金黄着，可惜已经换了新主人。其二里，谢公即谢安。谢公墩，此时应作荒凉、落寞解。诗人悲叹的是高则诚先生困顿、愁闷、彷徨的一生。他的《观则诚遗址》：“麟经一番读，谁复绍徽音。野色递朝暮，江声自古今。鹅归丛木暝，玉瘞乱云深。拟唱招魂曲，梅梢月正临。”一样的痛惜，一样的萧瑟，一样的悲凉。

其实，我觉得陈挺写得最好的，还是五绝《过高录事故址》：“寂寞前朝事，伤心可奈何。石苔人迹少，江草雨声多。”因高则诚曾任处州录事，所以乡人皆称他为高录事。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位情操高尚，淡泊名利，不贵不显的隐逸者形象。这诗以澄澈与空灵作为基调，意境清绝，幽悒，富有余韵，令人叹息。隔世能得此知音，高则诚此生无憾矣。

鲍作雨(1772-?)，道光元年举人，先后入幕许松年提督府、陈步云总兵府，他也有首《高录事》：“奇绝交花烛，新歌到米糠。至今千部伎，齐唱蔡中郎。”诗中有三个典故。交花烛，指的是“双烛交辉”。据《岐海琐谈》载：“高则诚……曾将蔡中郎编为杂剧，名曰《琵琶记》。事竣日，令优人搬演，其所燃烛炬二焰相接如虹，散彩扬辉，共奇为瑞。”米糠，指的是剧中人赵五娘，以粒米奉公婆，以解饥谨，自己则以米糠充饥。蔡中郎为《琵琶记》主人公。他还有一首《幽慵斋》，写的也是高则诚：“梦觉闻啼鸟，荒庭长绿苔。幽慵高士卧，风度可人来。”幽慵斋为高则诚书斋名，虽短短四句，却有极强的感染力。高则诚自己也有一首《赋幽慵斋》：“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青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清风忽南来，吹堕几上书。梦觉闻啼鸟，云山满吾庐。安得嵇中散，尊酒相与娱。”该诗意境孤寂又悠闲，可能也是生活的一种写照，但细品，闲适中似有不甘，不甘中又有安然。而鲍作雨的灵感，明显来自于高则诚的这首诗。

古人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在陈则翁的年代，陈氏明显优于高家。这些，我们从高南轩与高梅庄的诗里，就能够明显感受到。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数百年后，高则诚的纪念馆竟然建在了集善院旁边，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高则诚，谁又会再提起集善院呢？这也许就是文学的魅力！



高则诚纪念馆 (陈国浩/画)

# 周必大、永嘉学人和活字印刷

■胡雄健

5月中旬，瑞安周行己后裔周巨展和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王氏族人王晓曙相约到文成探访周必大研究会，意味深长。

## 周必大与周行己

周必大(1126-1204)，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中期政治家和文坛宗主，累官左丞相，封益国公，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存世，被文成周氏族人尊为始祖，《中国文物报》还曾报道了文成发现周必大墓的消息。周必大虽倾向于朱熹理学，却与永嘉学人大大有渊源，与永嘉学派开山祖周行己更是有着不解之缘。

清《宋元学案》认为永嘉之学源出二脉，一为“元丰九先生”，二为汝阴学人袁道洁。“元丰九先生”之首周行己(1067-1125)，瑞安人，元祐六年进士，拒当宰相富弼的外孙女婿，仕途多舛。周行己是永嘉学派开山祖，为温州府历代学官第一人，创浮沚书院，招生讲学，名气很大。福建古田前洋村清初余家大厝，有一幅旧联：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朝文，室有余香宝桂谢兰周氏草。“周氏草”，代指周行己，典出翁卷《题周氏东山堂》：“城隅古谢村，博士草堂存。”周行己与周必大在人间没有交集，但冥冥中却大有因缘。

北宋宣和六年(1124)，周行己辞官原阳知县，应太学旧友、郛州知府王觐之聘入幕府，旋病逝于山东。王奏请归丧，并派人护其灵柩回瑞安湖岭，落叶归根。周行己去世次年，周必大在苏州外公家出世，周的外公，正是王觐。可见周必大未出娘胎，就结缘永嘉学人，周行己后人去文成祭拜周必大，当在情理之中。

## 周必大与永嘉学派

薛季宣少随伯父薛舜宦游各地，师从程颐弟子袁道洁，得其所学。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薛恩荫武昌知县，迁大理寺主簿。薛将所学传之陈傅良，跟从陈傅良四十年的叶适开流纳泉集大成，倾力薛陈之事功，吸收二程之心性，将永嘉之学圆融一体，与“朱、陆二派……遂称鼎足”。周必大对叶适有知遇之恩。南宋淳熙四年(1177)，右丞相周必大保荐叶适参加漕司“发解”考试，得令叶适于次年高中进士第二名。对此，周必大《与王才臣书》载：“前年秋，偶见温州叶适者文笔高妙，即以门客牒漕司。适会有司司户识见颇高，遂置前列，省试幸在行间，廷试遂居榜眼……然叶行年三十，在乡曲未尝发荐，以此知遗才甚多。”光宗继位，罢周必大左丞相，同时将太常博士叶适打发到湖北任安抚司参议官。在光宗眼里，周必大和叶适就是一伙的。叶适为王十朋之子、大理丞王闻诗撰墓志铭曰：“周丞相既罢，因以去者多善士”，乃有感而发。

叶适学术思想多承自陈傅良，二人都对永嘉郑伯熊《景望》执弟子礼。梳理永嘉文脉，可知其传承为：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郑伯熊为温州洛学再传学者，累官直龙图阁，永嘉之学“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叶适《温州新学记》。周必大对郑非常敬重：“郑景望学问醇正，见于履践”(《文忠集》卷186)；景望龙图通经笃行，见谓儒宗”(《跋郑景望诗集》)。

周必大与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私交不错，陈曾向周推荐官员到湖南任职(周必大《陈君举舍人》)。据《宋史》载，淳熙十五年：“周必大当国，(朱熹学生詹)佖仁尝疏荐三十余人，皆当世名士”，为首者即陈傅良，且多属道学人士，这被反对者视为周必大假道学以结朋党的最好证据。庆元二年，周必大给郑伯熊表兄弟陈自修信中说自己与“君举交游三十年，心实敬爱不少忘”，并言及因湖南粮、酒税与陈傅良的恩怨。陈、周二人都重实务“公而忘私”，一度生隙，令人唏嘘。陈傅良从弟陈谦，是“周相门下士”，周必大失势时，陈谦由枢密院编修出为江州通判。“庆元党禁”中，永嘉学人包括非



《故宫周刊》240期封面的周必大像



永嘉学派三巨匠：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雕像

温籍门生共14人均被列为59人的党籍，周必大则成“伪学”之首，与永嘉士人共沉浮。“自庆元以后，(韩)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宋史·周必大传》)。遭厄的永嘉学人有陈傅良、薛叔似、叶适、蔡幼学以及宁波楼玥等，都被视为周必大队伍的。如薛叔似是薛季宣学生，陈傅良的亲家，孝宗为挺周必大，特授薛叔似左补阙(谏官)以增强周的台谏力量，而看周必大不爽的光宗皇帝，龙椅未坐热就把薛的左补阙给撸了。

周必大逝后，宁宗命永嘉学派传人楼钥为撰墓志铭。由此可见，周必大与永嘉学人还真有生死之缘。楼师从薛季宣，景仰郑伯熊：“登其门如入泰山之阿”(《祭郑龙图》)，与陈傅良“义兼师友”称“(明)自客授之初，即从止斋游，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楼玥曾知温州，“兴学校，劝农桑，荐贤举善，兴利便民”(《弘治温州府志》)。

## 周必大与活字印刷

南宋绍熙四年(1193)，67岁的周必大渐生退心，并自寻乐子，根据《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制作活字并印书成功，正如给程元诚信中所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文忠集》卷198)。元代山东农学家王桢(1271-1368)对活字印刷术进行改良并选用木活字排印了100部《旌德县志》，著有《造活字印书法》。

世代以木活字印刷术为生计的东源王氏族人，尊王氏第11世、福建安溪王法懋为祖师。王法懋所授木活字印刷术较王桢约晚20年，清乾隆元年王氏后裔卜居瑞安平阳坑东源后，木活字印刷术“梓辑”不绝。入选《2020年中国百强非遗人物年鉴》的王法万，就是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第34代传人(实属第23代传人)。王桢是东平人，宋时归郛州，而王觐曾知郛州。周必大是王觐外孙，有活字印刷的实践，而且周必大的岳父也姓王(监察御史王葆)，王晓曙很想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关联，故与周行己后人相约探访以著名老报人周瑞金为总顾问的文成周必大研究会。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 参与垃圾分类 共创美好家园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日报社 宣